

岁月悠悠

智换烧饼

■周彭庚文

发生在60年前除夕天的这件事,我一直引以为傲,并作为自诩“聪明”的最强有力的佐证。

当时,父母亲凭借一台缝纫机维持全家8口人的生活,颇为拮据。为生计,常买些零头布,做成帽子卖,贴补家用。那年除夕早晨,全家出动,想把积压的帽子卖出去。10岁的我也领受了3顶帽子的任务。出发前,父亲交代:每顶帽子要价3角5分,3角就卖。

时过中午,我手上只剩下一顶帽子了。但街面上的人也少了,有几家店铺已开始打烊。我拿着帽子,迎向每一个经过身边的人,但他们都摇摇头,疾步而去。我不甘心完不成任务,继续在街上踱来踱去。不觉间,嗅到一阵香味,勾起肚子唱起“空城计”。循着香味走过去,是一个设在屋檐下的“烧饼摊”,

炉子上放着一堆冒着热气的烧饼。大约准备的面料已做完,烧饼师傅站在炉边,满怀期待地望着每一个经过面前的人。我想,他大概也跟我一样,急着想把烧饼卖出去吧。再看看他,穿的衣服倒干净,戴的帽子也蛮新的。只是被帽子罩住的头发,从四面八方向外跑出来,前面遮住了额头,后面覆盖了衣领,两旁淹没了耳朵。盯着他的头发,一个念头突然浮上心头——那边不是有个正忙碌的理发师傅吗?刚才看到他头上的那顶帽子,我差点笑出声来,油腻腻的已辨不出是什么颜色。我向他推销我的帽子,他不耐烦地挥挥拿着剃头刀的手,叽咕了几句,我也没听出他说的什么,吓得赶紧走开了。

看着烧饼师傅的头发,想着理发师傅的帽子,突然一个念头从脑中闪过,如果……

想到此,我快步走到烧饼师傅面前,低低地说:“师傅,你把这些烧饼卖给我,我把帽子卖给理发师傅,让理发师傅为你剃头,我们大家就都可以早点回家过年了,你看行不?”烧饼师傅盯着我看了一会儿,说:“这主意是谁出的?”我不

知道他为什么问这话,迟疑地说:“是……是我。”“哦!真的是你?”他突然提高了声音,“真是个聪明的孩子!”说着,就拿起烧饼往我的袋子里放。当放到15个时,我忙说:“够了,够了。”我的账算得很清楚——帽子3角钱一个,烧饼2分钱一个,我不能占人家便宜。“这个是奖励你的聪明的。”他又把最后一个放进我的袋子。

他收拾好摊子,拉着我的手向理发师傅那儿走过去。远远地,他就敞开喉咙说:“老张,我给你带来个聪明孩子。”原来他们是老熟人。烧饼师傅给理发师傅讲了我的主意,理发师傅也睁大眼睛看着我,看得我直想往烧饼师傅身后躲。

我抱着烧饼袋急匆匆向家里奔去,刚才还叽咕响的肚子灌满了自豪和喜悦,只感到两条腿格外的轻,身体好似要腾飞。跨进门,重重地把烧饼袋往桌中间一顿,手一挥,很大气地说:“我请大家吃好东西。”

在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的赞扬声中,我度过了10岁的春节。不过,在以后的几十年间,在坎坎坷坷的人生路上,我好像再也没做出过超越这次“聪明”的事。



金鸡报晓 ■黄伟助

人生智慧

迷惘

■冯诗齐文

“细节决定成败。”有时候,看似不起眼的细节,真会“性命交关”。我们从事软件设计的人早在一行行就被告诫,写程序一定要慎之又慎,不能马虎。据说,美国宇航局NASA有一次就因为程序中多了一个逗号,最后导致整个航天项目失败。最近的一个例证,《新民晚报》2017年1月9日一篇名为《低级错误让美国卫星成太空垃圾》的文章也谈到,因为几枚螺丝的缺失,竟然导致价值昂贵的卫星摔坏,损失了上亿美元。

所以,不放过细微末节,严格把

牢每一个关卡,是从事科研、工程等工作的人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。推而广之,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,都有自己的职业道德。即便不能保证永不出错,严肃、认真对待每一次出错,以防再犯,不算苛求。

遗憾的是,我们日常遇见的一些算大不大的“小差错”真是多如牛毛。如果你不幸又对此比较敏感的话,那真要时不时觉得你难受万分。

蔡澜的书《日本玩意》中有一文题为“七度X”,讲述在日本北海道见到的一种名为“七度X”的树。什么叫“七度X”?这怎么也不像是日文呀?仔细读下去,原来是日文“ななかまど”,对应的汉字写为“七竈(灶)”。显然,是排字人员不识繁体字“竈”其实就是老虎灶的“灶”字,暂以“X”补位,以俟后改。却不料这个“X”,最终却一路过关斩将,一校、二校地层层畅通

无阻,最后以这个莫名其妙的面孔来到了读者面前。

《文汇报书周报》第1632号第四版“书人茶话”版发的一篇文章“海棠影下,吹笛到天明”,大标题把“海棠”植成了“海棠”。乍一看还疑心是误识了附图上的手迹所致,可是不对呀,“海棠”人人都明白,“海棠”谁知道是什么意思?

前辈们教导我们,国家的事,“匹夫有责”,就是说,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工是农,是官是民,看到不顺眼的都应该挺身而出。两年前,我在中华艺术宫看到一尊郑宝成的雕塑,名“迷惘”。可是说明牌上却莫名标成了“迷小罅”——是把竖心旁当一个字了。回家后立即在艺术宫网页的“在线留言”上给他们指出。前几天再访艺术宫,发现那尊雕塑依旧、雕塑的说明牌也依旧,仍然是叫人看不懂的“迷小罅”。

杨浦记忆

食堂,舌尖上的享受

遗落在上海机床厂的旧梦之七

■刘翔文

如果说,机床厂的俱乐部带给给我的是精神愉悦,那么机床厂的食堂带给我的则是舌尖上的享受。如今,回忆起在机床厂食堂“蹭饭”时,手捧搪瓷饭碗,望着喷香可口的菜肴,垂涎欲滴,狼吞虎咽,依然是回味无穷。

那时,机床厂子弟小学经常组织学生到机床厂去参观,或看电影等。活动结束后,已临近中午,大家便到食堂去,坐在饭桌边,等待各自的父母从二道门出来给我们买饭吃。食堂坐落在俱乐部对面,二道门的边上,是一幢半圆形的三层楼房。

中午十一点半,当厂广播台准时响起:“大海航行靠舵手”的乐曲时,全厂干部职工便从四面八方涌向食堂,其中也夹杂着不少像我这样前来蹭饭的小鬼头。

短短的三刻钟午饭时间,是全厂干部职工最放松开心的一刻。大人们三五成群坐在一起边吃边唠三胡,我们这些小鬼头则端着饭碗,在食堂里东奔西跑,相互嬉闹着,一不小心,就把饭菜摔落在地。好在都是搪瓷饭碗,摔不坏,只听见叮铃咣啷的摔打声响彻偌大食堂。

在机床厂食堂蹭饭的那些年,我的记忆中,印象最深的有这样两件

事。第一件事是机床厂的饭菜票。当时单位食堂用的饭菜票都是类似小卡片那样纸质的。可唯独机床厂食堂用的饭菜票是用铝质材料制作的,中间镂空的地方,表示金额的大小。这种铝质饭菜票经久耐用,不易损坏,携带起来也方便,只要用细铅丝从镂空的地方把饭菜票串起来就可。如此设计理念,也显露出机床厂人的一种工匠精神吧。

第二件事是每年的12月26日,毛主席生日那天,食堂里就会免费向全厂职工提供一碗大排面。有时父亲也会多弄一张票子,让我也享受一下免费吃面的待遇。在“毛主席,你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落的红太阳”的歌声中,大家齐刷刷地一起擦面、吃面的场面,煞是壮观。当然,如此壮观的场面,当年亦是全中国的一大景观。

说到大排面,我不得不针对机床厂食堂厨师烧的大排多啰嗦一句。我这人从小喜食素食,不喜吃肉,却偏偏喜欢吃大排,而且一吃就是好几块。因此,朋友们都说我口是心非。我很冤,朋友们也不无道理。我的这个饮食悖论,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只有一个道理可以解释:机床厂食堂厨师烹烧出来的大排特别让人垂涎欲滴。

独爱美食

点赞宁波年糕和汤团

■刘翼明文

有人说,乡土观念是爱国主义的基础;又说,乡情最怀念是家乡美景和美食。作为上海宁波人过传统的春节,难忘家乡的节食——年糕和汤团。时下上海等地出售年糕汤团店,多以“宁波”作为招牌,实际上是对故乡“工匠精神”的肯定,更加凸显其文化——农耕文明的记忆和符号!确实实是历史品牌和文化遗产。

糕和糰,原本都是“米”字旁,顾名思义为米制品,即是鱼米之乡的土特产。其产生于气温比较低的冬天,因为农耕社会没有冷藏,米磨前需在清水中泡多日胀透,才能够碾成细粉,为了不变质必须选择冬天加工。

年糕是中国传统的大年节食,是唯一以“年”命名的单项食品——年之糕。毫不夸张地说,过年家家户户吃年糕,男女老少每一个人都吃过年糕。年糕寓意“年年高”。“人往高处走”;谁个不期盼日子一年比一年提高,高职、高官、高薪、高寿、高兴。古诗赞:“年糕寓意稍云深,白色如银黄色金。年岁盼高时利时,虔诚祝望财临。”又有诗所云:“人心多好高,谐声制食品,义取年胜年,籍以祈岁稔。”年糕多指糯米制作的,长条状的淡味的白色糕,还用年糕印板压出“五福”、“元宝”、“如意”,以及“梅兰竹菊”、“龙凤呈祥”、“吉庆有余”、“状元及第”、“天地元黄”等字样,表示“吉祥如意”、“大吉大利”;少数也捏成元宝或者生肖样子。

年糕是大众化食品,传统的制作过程,把蒸熟的糕花倒入大石臼,强壮的劳力不断地举起粗大的木杵“搥臼”,越搥结实效果越好。曾有说法:阿王搥年糕——吃力不讨好。也有说法:其是“重石挤压、粉身碎骨、高温考验、严刑拷打、抱团成型”。还有个谜面:生在深山叶飘飘,零落人间用水浇,得到人间一把米,一条黄草捆上腰。谜底:年糕。亦有歇后语:

八月十五吃年糕——还早;腊月廿三吃年糕——数落(正好);年三十的年糕——都有。

据载,宋朝时候明州(现宁波)兴起吃一种新奇食品,因为糯米汤圆煮在汤水中熟透便浮起,所以最早叫“浮元子”;后来改称汤团,也是宁波人习惯称谓,历史长达700多年。宋代诗人周必的《元宵煮汤圆诗》中写道:“今夕何夕?团圆事事同。汤圆寻旧味,灶婢诧新功。星灿乌云裹,珠浮浊水中。岁时编杂咏,附此说家风。”又曰:汤团始初名元宵,是指食,也叫元夜。可是在袁世凯称帝时,“元宵”与“袁消”谐音,便改称“汤圆”“汤团”。

汤团寓意“团团圆圆”,是一种用糯米粉制成的圆形甜品,“圆”意味着“团圆”“圆满”,吃汤团象征家庭和谐、吉祥,冬至吃汤圆又叫“冬至团”。民间有“吃了汤圆大一岁”之说。冬至团可以用来祭祖,也可用于互赠亲朋。古人有诗:“家家捣米做汤圆,知是明朝冬至天。”

“白球球,里面藏着黑娃娃”,是宁波的猪油汤团。另有谜语:“身上洁白如玉,内心花花绿绿,白沙滩上打滚,清水池里沐浴”“身穿雪白外衣,心里香甜如蜜。正月初一必吃,正月十五还提”“滚圆身子雪白皮,每逢春节到家里,跳入汤水洗个浴,一人一碗吃得好”……都形象地描述汤团。

宁波人在大年三十都有吃年糕的习俗,带有浓浓的年味;年糕,岁岁为人们带来新的希望,寓意万事如意年年高。在大年初一吃猪油汤团的传统习惯,寓意团团圆圆,即使在海外的游子也忘不了吃汤团,盼望团圆,以慰思乡之念。

文苑投稿电子信箱: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